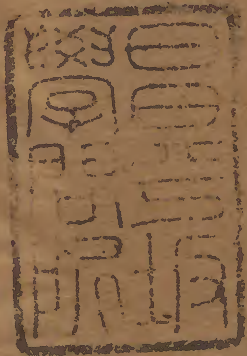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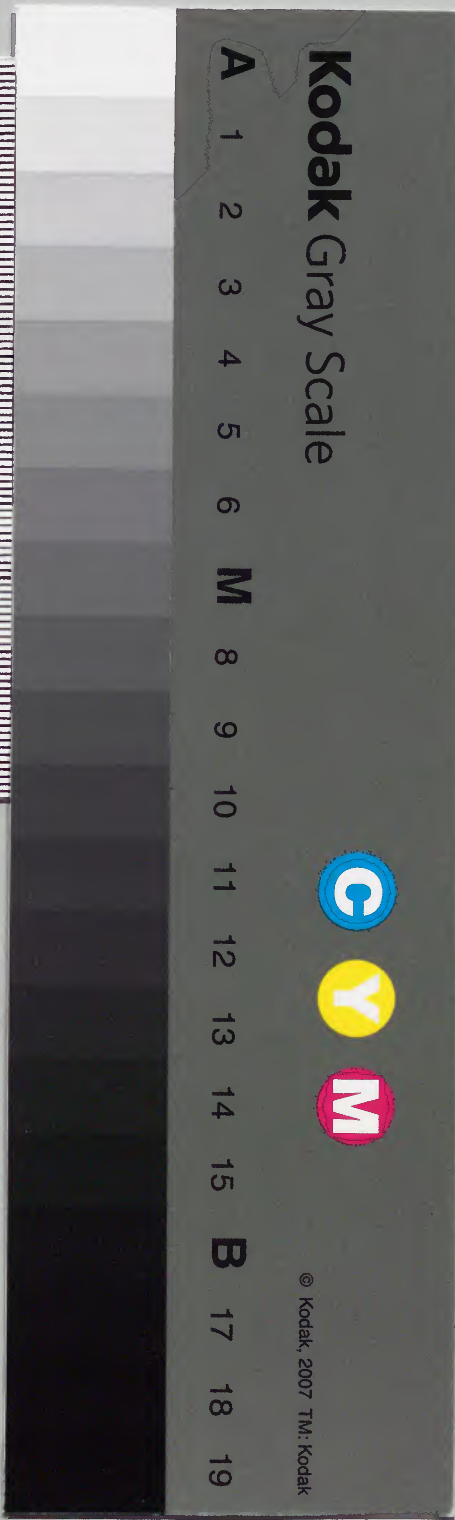
成案所見集



		九	漢
	八	二	書
四	四	四	門
八	九	類	
冊	架	函	號

廿八下

九 函 二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49
	冊數	48	(22)
	函號	296	104



悞傷胞兄致死按照誤殺旁人定擬駁案

刑部會議覆護江西撫才疏稱安義縣民胡悞誤

毆胞兄胡金身死一案請援

敕并定例等因查律載毆期親尊長致死者皆擬斬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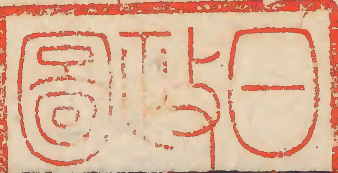
其因毆他人而誤傷致死者仍照毆殺律科斷或因

其情有可原擬斬監候者皆奉

特旨諭令九卿酌議始行定案並非著為定例至於因毆

他人而誤傷期親尊長致死照闖毆而誤殺旁人例

擬絞監候如姜應盛誤傷胞兄姜應舉並徐明時誤



所見集 卷二十一 二
殺親叔徐昆弼致死等案皆因一時誤犯其中更覺
情有可原是以叅酌乎情法之平按照定擬亦必奉
旨允議然後欽遵施行其誤傷期親尊長之案必須照律
治罪論事詳盡然後定擬其如何起衅有無別情皆
照鬪毆而誤殺旁人律擬絞監候永爲定例犯罪之
人從此狡卸而永審之員亦易爲寬縱應將該撫所
請因毆他人而誤傷期親及期親以下尊長致死照
依鬪毆而誤殺旁人以鬪毆殺論之處毋庸議至誤
傷期親尊長致死改爲擬斬監候之案皆係情有可

原與毆期親尊長致死者有間請嗣後凡有此等之
案如遇

恩赦似應准其援免乾隆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旨依議

瘋病殺死胞兄部改斬侯援赦九卿議改鎖禁
刑部會議覆鄧廷梅因瘋顛病發毆死胞兄鄧廷柱
一案先據廣撫楊咨稱緣鄧廷梅之父早故倚兄
廷柱度日同居共爨並無嫌怨鄧廷梅於雍正十一
年八月內陡染瘋狂病症鄧廷柱延醫治痊至雍正
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瘋狂復發適鄧廷柱數錢鄧
廷梅奪錢拋撒鄧廷柱知其瘋病復發恐出外生事
向前喝阻鄧廷梅卽拾柴棍向毆鄧廷柱走避不及
被鄧廷梅打傷腦後仆地磕傷眉叢伊母蔣氏年邁

不能奔救鄧廷柱傷重卽時斃命查名例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依凡人論等語今鄧廷梅因瘋病昏迷以致毆傷鄧廷柱身死取具並無捏飾印甘各結將鄧廷梅依瘋顛殺人例追埋葬銀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付死者之家但屍妻岑氏現與鄧廷梅同居共食所有應追埋葬銀兩毋庸追給再查定例內如有瘋病之人應令其祖父伯叔兄弟子姪親屬防守如有疎虞致殺他人者照知人謀害他人不卽阻當律杖一百等語今鄧廷梅旣患瘋病伊叔鄧仲珍不行防守以致殺死胞兄鄧廷柱鄧仲珍應照律杖一百等因咨部經臣部查名例內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依凡人論者謂如叔姪別處生長素不相識姪打叔傷而言今鄧廷梅與鄧廷柱自幼同居共爨何得比柱身死但鄧廷梅與鄧廷柱自幼同居共爨何得比引此例以凡人定議且弟毆胞兄致死名分攸關不便據咨遽議行令該撫詳查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咨駁去後今據該撫楊 疏稱查鄧廷梅向患瘋狂已據醫生保鄰及伊叔鄧仲珍供証無異其因一時病

二百 毆期親尊長

發昏迷無知拾棍毆傷伊兄鄧廷柱身死之處又經屍母屍妻供吐確鑿按名例所載本應罪重犯時不知依凡人論者似重在犯時不知今鄧廷梅與兄鄧廷柱雖同居共食非素不相識之人但鄧廷梅瘋病昏迷不省人事之時實以不識鄧廷柱爲何人正與犯時不知無異查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內刑部會議覆直隸撫臣沈朝鼎題張氏瘋病毆死伊夫劉淵一案張氏瘋病時發時止其持磚亂毆伊夫致死實因瘋病致死將張氏照瘋病殺人例免其抵償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本案弟因瘋病毆死胞兄與被案情事相同鄧廷梅應仍照原擬免其抵償合依瘋病殺人例追埋葬銀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付死者之家但屍妻岑氏現與鄧廷梅同居共食鄧廷柱屍棺已經伊妻領埋毋庸追給伊叔鄧仲珍失于防守以致鄧廷梅毆死胞兄應照知人謀害他人不即阻當律杖一百但事犯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

恩赦以前應請援免具題查律載弟毆胞兄死者斬決等語但查雍正十三年署湖撫邁 題劉國林瘋疾殺

死胞兄劉國本一案依律擬斬立決仍于疏內聲明
劉國林殺死胞兄論法原無可貸而因瘋發無知于
情實有可矜可否從寬擬斬監候具題經臣等議覆
將劉國林擬斬監候之處恭請

諭旨遵行于是年四月初二日奉

旨劉國林改斬監候秋後處決欽遵在案今鄧廷梅因瘋
顛毆死胞兄鄧廷柱與劉國林之案相同不應如該
撫所引張氏因瘋毆死伊夫劉淵之案以瘋顛殺人
完結應將鄧廷梅改照劉國林之案擬斬監候秋後

處決再查劉國林一案因事在

赦前業經臣部于乾隆元年四月內將劉國林應否援免

彙疏具題奉

旨寬免在案今鄧廷梅亦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

恩赦以前應否援免之處相應聲明恭候

欽定倘蒙

聖恩准其援免仍令該撫交與親屬保練人等將鄧廷梅
嚴加防守一遇瘋狂病發照例鎖禁無致疎虞屍妻
岑氏現與鄧廷梅同居共食鄧廷柱已經伊妻領埋

其埋葬銀兩免其追給失于防守以致鄧廷梅毆死胞兄之伊叔鄧仲珍照知人謀害他人不即阻當律杖一百事在

赦前亦應免議奉

旨九卿議奏欽此九卿會查鄧廷梅毆傷鄧廷柱致死名分攸關法無可貸但鄧廷梅因瘋病無知情罪稍有可原且查雍正十三年湖撫邁題劉國林因瘋病殺死胞兄劉國本一案經刑部議將劉國林擬斬監候復援免在案今鄧廷梅亦事在

赦前相應援免該犯與屍妻同居共食伊叔鄧仲珍又不能防守管押若將鄧廷梅照例免罪交與伊叔防守倘復行兇必致有傷人命臣等請將鄧廷梅交與該地方官照例鎖禁防守餘照刑部等原議乾隆二年

三月 日奉

旨依議

誤傷親叔致死例擬斬監候駁案

刑部會議覆王起遴誤傷胞叔王文山身死一案先
據福撫王 疏稱緣乾隆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王起
遴牛隻踐食王文山田禾被王文山斥責王起遴之
妻黃氏不甘至晚王文山幼孫王朝在田挑土回家
誤撞黃氏黃氏詈罵王朝之母黃氏出較互相扭打
王文山與子王尊遴孫王日華聞聲齊出王起遴與
瞽目堂弟王棟亦至王文山袒媳以拐擊王起遴之
妻右額角王起遴向前分辯王文山復拐打王起遴

顛門王起姦不敢爭較扶妻避入時王棟猶在場喧
鬧被王尊姦以柴片打傷顛門王棟之姪王科孫見
叔被毆詢知釁由王朝而起持竹筯欲打王朝王朝
躲避王文山身後王科孫失手斜刺傷及王文山腦
後王朝愈詈王科孫復刺王朝急跑開致又刺傷王
文山右脇肋王起姦復出王尊姦又與王起姦爭毆
王曰華護父王起姦以柴棍向擊王曰華王曰華亦
閃向伊祖王文山身旁昏夜擾攘之際王起姦棍去
難留不期悞中王文山頂心偏左倒地當有王宗華

將王文山扶回王文山年老受傷醫治不愈越十日
殞命將王起姦比例擬斬監候請

旨定奪王科孫等擬以徒杖笞罪具題經臣等以卑幼
毆殺尊屬罪應斬決其因事起倉猝毆旁人而致傷
尊屬者方得以誤殺原情定擬今王起姦始以牛隻
踐食胞叔王文山田禾被叔斥責伊妻黃氏懷忿起
釁與王文山媳黃氏鬩開王文山見而毆擊王起姦
爭辯亦被叔毆當卽同妻避入事可已矣乃又復出
與王文山之子王尊姦等爭毆其姪王科孫輒用竹

笏刺傷王文山二處王起葬復棍毆王文山頂心以致斃命乃係一時弟兄叔姪肆意亂毆與毆旁人而誤傷尊屬者不同事關倫紀難以率結應令該撫再行研訊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查王起葬被叔王支山用拐毆傷卽已不敢與爭扶妻避回後因王科孫扶王棟回家王尊葬趕打王科孫伊聞嚷復行出視非圖打架其王科孫持竹笏趕打王朝誤傷王文山二處係在該犯未出之先迨該犯出遇王尊葬因王尊葬用柴片向毆

伊始拾柴棍抵禦不意王尊葬之子王曰華向前幫護以致該犯向打王曰華誤傷伊叔王文山頂心偏左實係王科孫扶王棟進去之後並非一時肆意亂毆委因時際昏夜誤傷致斃但王起葬誤傷胞叔致死律無正條仍應比例擬斬監候請

旨定奪王科孫擬徒黃氏黃氏俱擬笞王朝擬杖收贖具題應如所題王起葬應比照鬪毆而誤殺旁人者以鬪毆論擬絞監候律係誤殺胞叔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仍照律例無可引用援引比附者于疏內聲明

請

旨定奪該撫既稱王科孫係王文山小功姪孫合依毆
 小功尊屬加兄姊一等律杖七十徒一年半王起焄
 妻黃氏以竹枝毆傷王尊焄之妻合依毆夫弟之妻
 減凡人他物傷一等律笞三十王尊焄妻黃氏以手
 毆傷王起焄之妻合依毆夫兄之妻加凡人手足傷
 一等律笞四十俱係婦人各照律收贖王尊焄毆傷
 王棟係功服兄以尊毆卑非折傷律得勿論起焄之
 王朝合依不應重律杖八十未及歲照律收贖王
 宗華勸阻不及應與並未助毆之王日華王棟均予
 免議等語均應如所擬完結乾隆五年七月 日
 奉

旨王起焄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宗華憐困不又熟與並未相週之王曰華王勳此年
京華憐困不又熟與並未相週之王曰華王勳此年
日

同工人用鉄尺毆死親姪 鉄尺不作兇器駁案

乾隆五年九月 口准

刑部咨先據廣撫王 咨稱監生鄺開宮與工人古
亞李等細毆親姪鄺應達致死埋屍一案緣鄺應達
與鄺開宮有父遺房屋一所前後二進坐落縣城叔
姪分屋而居同門出入迨鄺開宮因人多屋少移居
城外祖屋空閒瓦碎墻頽鄺開宮疑鄺應達毀壞乾
隆四年二月初四日族人在祠祭祖鄺開宮責罵鄺
應達毀屋鄺應達回言詈罵致相爭鬧經族長鄺成

綱等勸阻鄺開宮以鄺應達強橫欲拉回誠責因鄺
應達力大歸喚工人古亞李鄺亞八同赴祠前將鄺
應達拉回書房責罵鄺應達回罵並欲毆打鄺開宮
卽令古亞李鄺亞八捉住兩手自用蔴繩背細鄺應
達頭撞鄺亞八鄺亞八用拳毆傷鄺應達偏左鄺應
達愈加肆罵鄺開宮尋出方圓鉄尺二把分給古亞
李鄺亞八分執代毆鄺亞八奔逸古亞李亦欲走避
鄺開宮關門脚踢古亞李右腿古亞李聽從接收鉄
尺打傷鄺應達右脇膊鄺開宮用圓鉄尺頭撞傷鄺

應達左臂膊併打鄺應達左肋鄺應達跌倒在地鄺
開宮復令古亞李毆打古亞李又用方鉄尺連毆鄺
應達右肋二下鄺應達在地亂滾古亞李復用方鉄
尺連打鄺應達右臂膊二下古亞李丟棄鉄尺開門
而走鄺應達仍罵不休又用脚踏地鄺開宮頓萌殺
念卽將鉄尺連打鄺應達左肋二下左腿一下并戳
傷腎囊登時殞命鄺開宮心慌欲圖滅跡尋回古亞
李鄺亞八將門關閉逼令古亞李鄺亞八于書房墻
邊挖坑將鄺應達身屍扛埋而散審訊鄺開宮直將

起釁捉細鄺應達毆死埋屍各實情供認不諱反覆
研詰並無謀殺別情鄺開宮除移屍輕罪不議外合
依期親叔故殺姪律杖一百僉妻流二千里至配所
折責四十板革去監生監照附繳先行發遣于年底
彙敘具題古亞李鄺亞八審無同謀致死情事惟聽
從帮捉捆縛助毆扛埋雖係鄺開宮工人並無文券
年限應同凡論除各移屍輕罪不議外古亞李毆鄺
應達右肋檢係骨折合依折人肋律杖八十徒二年
至配所折責二十板俟徒限滿日遞回原籍交與該

地方官嚴行約束鄺亞八所毆雖屬致命然非兇器
合依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照例先行發落族
長鄺成烟鄺開來鄺開錦富相爭之際已經勸阻後
卽散歸並未在場見捉亦不知捆毆致死情事均毋
庸議除咨禮部國子監將鄺開宮監生斥革并將執
照咨送戶部外擬合咨達等因經本部查鄺開宮因
疑伊姪鄺應達毀壞空屋墻垣責罵角口業經族衆
勸散輒喚同工人古亞李鄺亞八將鄺應達擒至書
房細縛毆打復尋出鉄尺二把分給古亞李鄺亞八

將鄺應達毆打鄺亞八奔逸古亞李聽從鄺開宮各持鉄尺攢毆鄺應達傷至一十二處骨折一十三條登卽殞命若非另有別情同謀致死何以慘毒至此承審各官並不嚴究實情一任各犯狡供支飾將鄺開宮照故殺親姪律古亞李依折人助律科斷殊屬輕縱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研審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咨駁去後今據該撫咨稱嚴詰鄺開宮堅供實因鄺應達強橫一時氣忿逼令古亞李毆後自行連毆致斃其骨折係因鉄尺勢重所致且稱當日係由祖祠拉捉族衆鄉鄰目擊豈有商謀殺死人命在白日衆目捉回打死之理細加研訊委無仇謀別情鄺開宮仍照原擬依故殺期親姪律杖一百流二千里古亞李執持鉄尺毆打五傷折骨四條雖非致命實係重傷亦屬兇殘前依折骨科斷未盡厥辜應比照執持兇器亦有致命重傷例僉妻發邊衛充軍至配所折責四十板鄺開宮有妻黎氏古亞李有妻曹氏照例僉解先行發遣鄺亞八照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前審已經發落應免重科咨達前來鄺

開宮鄺亞入均應如該撫所議完結再該撫咨稱古亞李執持鉄尺毆打五傷折骨四條雖非致命實係重傷亦屬克殘前依折肋律科斷未盡厥辜應改擬比照執持克器亦有致命重傷例發邊衛充軍等語查乾隆五年閏六月定例除例載克器外其餘器物無刃者以他物論有刃者仍以刃傷論等語古亞李聽從鄺開宮執持鉄尺毆傷鄺應達並非例載克器與擬軍之例不符古亞李應仍照該撫原擬依折人肋律徒二年至配所杖八十折責三十板俟徒限滿日遞回原籍交與該地方官嚴行管束仍令該撫于年底照例彙題可也

疑賊誤砍期親伯母致死兩次部駁改擬杖流
刑部會議覆陳祿疑賊誤砍期親伯母番氏身死一
案先據福撫王 疏稱番氏係陳祿期親伯母緣陳
祿於乾隆二年三月內自漳過臺探伊伯陳立陳立
留其代為耕作卽令陳祿宿於廚房旁牛欄內看守
猪隻與陳立卧房隔離四間至八月十七日夜陳立
因患病思茶喚妻番氏起至厨房取水未經點燈又
未作聲是夜天陰月色朦朧厨房前又爲籬笆所
蔽陳祿聽見响動疑心是賊攜帶鎌刀砍去中傷番

氏右腮腴連右耳竅將刀拖回隨被刀頭鈎傷番氏
食氣顙并帶傷左肫腴番氏喊聲倒地陳祿始知係
伊伯母業已傷重登卽畢命屢審不諱將陳祿擬斬
立決并請原情比依過失殺傷尊長律從寬減等具
題經臣等以陳祿如昏暗之中似有人影卽將刀砍
去旣係暗中率砍何以該犯能將傷痕次第指畫斷
砍旣係右腮腴右耳竅與食氣顙勢不相及斷無刀
頭鈎傷之理據該犯供稱砍後隨手將刀拖回則非
大用力者可比縱使鈎傷痕必浮淺何以長至六寸
深至二寸七分且驗係砍斷刀傷其非鈎傷顯然可
見至左肫腴一傷供係架格所致不思砍傷在右則
架格亦必用右手何致傷痕在左卽用左手架格其
傷亦不應在左肫腴明係另行砍傷非因帶傷可知
至痛極叫喊不於甫受傷之時而於食氣顙俱斷之
後語尤荒謬再查番氏本外地人爲陳立之妻幾年
是否陳良親母均未訊明且陳良供稱伊父陳立偶
爾患病是夜喚令伊母番氏取水其有無點燈暨月
色明暗之處自應取具陳立確供何故至今年餘不

令到案質審事關殺死期親伯母未便率結應令該撫再加嚴究務得實精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後嗣據該撫德疏稱如奉駁昏暗中似有人影即將刀砍去既係暗中率砍何以該犯能將傷痕次第指出等因緣陳祿是夜聽聞厨房响動心疑是賊昏暗中中見有人影即將鑷刀砍去隨即將刀拖回彼時實不知砍傷何處亦不知傷痕次第後因驗屍有右腮腭右耳竅食氣額左臍脈四處傷痕逐一詰問陳祿供認止砍一刀併砍去時隨即將刀拖回必係先傷右腮腭連右耳竅拖回時鈎傷食氣額番氏用手架格以致帶傷左臍脈乃係審時從情形中想出各傷之先後並非該犯於砍時親見番氏受傷之次第又奉駁所砍既係右腮腭右耳竅與食氣額勢不相及斷無刀頭鈎傷之理據該犯供稱砍後隨手將刀拖回則非大用力者可比縱使鈎傷痕必浮淺何以長至六寸深至二寸七分且驗係砍斷刀傷其非鈎傷顯然可見等因緣陳祿所執鑷刀長有一尺七寸又裝有三尺長之木柄其刀頭灣處濶有三寸陳祿立

在番氏左首因刀長砍過番氏右邊以致傷及右腮
腋連右耳竅隨手將刀拖回刀之灣處適鈎在食氣
額上以濶有三寸之灣刀鈎入食氣額又值用力過
猛宜其傷有二寸七分之深重至原驗砍傷蓋因灣
刀鋒利鈎斷與砍斷傷痕原屈無異又奉駁左肱
一傷供係架格所致不思砍傷在右則架格亦必用
右何故傷痕在左卽用左手架格其傷亦不應在左
肱脈明係另行砍傷非因帶傷可知等因緣陳祿站
在番氏左邊持刀從左砍去惟時番氏被傷或兩手
齊起架格或只用左手遮架昏暗之中原屬不知但
刀從左邊砍去仍復拖回左邊是以傷亦在左遂致
帶傷左肱脈並非另行砍傷又奉駁痛極叫喊不於
甫受傷之時而於食氣額俱斷之後語尤荒謬等因
查食氣額既被砍斷豈復尙能叫喊細加詳鞫實緣
番氏被砍時卽行叫喊但聲甫出口而刀已拖回陳
祿聞聲知爲伯母而食氣額已經鈎斷時在傾刻畧
分後先是番氏叫喊實在食氣額未斷之前陳祿聞
喊住手已在食氣額俱斷之後又奉駁番氏爲陳立

之妻幾年是否陳良親母陳良供稱伊父陳立偶爾
患病是夜喚令伊母番氏取水其有無點燈暨月色
明暗之處自應取具陳立確供何故不令到案等因
今查陳立於乾隆四年三月內病故其子陳良年甫
九歲又已乞養與人提到陳立之弟陳願據供番氏
嫁與陳立已三十餘年陳良係番氏親生之子陳立
原止偶患瘋病後卽成廢疾是以從前不能到案當
日伊係他出後經伊兄陳立訴知番氏因夜起取水
不曾點燈又無月色以致陳祿疑賊誤殺身死等語
是當夜無燈無月陳祿聞响疑賊誤砍番氏致死並
無別故屢審明確實無遁情將陳祿仍照原擬斬決
并請可否原情寬減具題復經臣等以陳祿砍死伯
母番氏一案先因該撫審擬屍傷案情不相符合是
以駁令覆審今雖據該撫逐一聲明然細閱案情究
屬捏飾卽如陳祿與番氏同院居住番氏夜起開門
必有聲响陳祿豈無聽聞及至廚房取水陳祿聞聲
始疑是賊雖供月色朦朧籬笆遮蔽至於動手時止
離三尺之遠面貌雖難識認男女定能辨別何至並

無一語喝問徑行砍斃之理至云陳祿站立番氏之
左向右砍去適傷番氏之右腮腋右耳竅將刀拖回
鈎傷食氣顙帶至左臍脰等語但細閱原題件作驗
報右耳竅至右腮腋刀傷一處食氣顙砍斷刀傷一
處劃然兩傷各分起止夫於黑暗之際將刀砍去急
便拖回傷痕自必相連何至顯然兩處明係捏飾况
臍脰之傷驗係圍圓一寸七分又非劃傷可知且案
內陳立係番氏之夫自應訊取確供雖稱陳立因病
未會到案但相驗時亦當就近問明何至通案未敘

一語及至駁審時又稱陳立病故種種草率疑竇多
端倫理攸關恐有事出謀故難容率結應令該撫另
委賢員細心推鞫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題
駁去後今據該撫王 疏稱如奉駁陳祿與番氏同
院居住番氏夜起開門必有聲响陳祿豈無聽聞及
至廚房取水陳祿聞聲始疑是賊雖供月色朦朧籬
笆遮蔽但至動手時止離三尺之遠面色雖難認識
男女定能辨別何至並無一語喝問徑行砍斃恐有
事出謀故等因審緣陳立所住之屋係竹架草蓋房

丙止開門位並未安門晚間僅用竹墊遮閉是夜番
氏啟墊而出陳祿睡宿牛欄隔屋四間又轉一灣實
無聽聞及番氏走至廚房取水陳祿始得聞聲心疑
祇因月色朦朧廚房又爲籬笆遮蔽而番氏原係番
婆與民間婦女打扮不同故雖與番氏站立不遠不
特面貌難識抑且男女莫辨陳祿又恐揚聲被賊拒
脫是以徑行向砍實係無心所致且番氏分屬尊親
年已老邁陳立身為佃戶家業蕭條委無謀故別情
又奉駁據稱陳祿站立番氏之左向右砍去適傷番

氏右腮朕右耳竅將刀拖回鈎傷食氣額帶傷左腮
朕等語但細閱原題件作驗報右耳竅至右腮朕刀
傷一處食氣額砍斷刀傷一處劃然兩傷各分起止
夫於黑暗之中將刀砍去急便拖回傷痕自必相連
何至顯然兩處明係捏飾等因審緣陳祿於黑夜持
刀砍賊原不知番氏如何受傷迨因番氏屍身驗傷
有四懸揣情形當夜陳祿站立番氏之左雙手持刀
向砍其刀帶柄計長四尺七八寸故傷及右耳竅連
右腮朕拖回鑷刀用力太猛刀頭濶有三寸又屬灣

所集 卷之八
式故鈎斷食氣類至傷痕不連因傷痕拖至腮骨骨
性硬拖刀勢迅不及深入傷痕必細拖至食氣類質
軟拖刀勢重遂至深入傷痕必粗作未知拖刀由
腮腴拖至食氣類之故是以認傷痕細者爲止處認
傷痕深粗者爲起處分作兩傷具報前次府審時已
令陳祿執刀試驗情形亦肖委無惶備又奉駁臍
之傷驗係圍圓一寸七分又非割傷可知等因審緣
陳祿砍番氏止有一刀嗣因報有臍腴之傷懸揣情
形或是番氏手格所致遂以帶傷供報其鎌刀鈎口
原是圓式故傷口亦屬圍圓且刀至臍腴番氏諒已
倒地刀已脫離臂膊故止應有圓樣帶傷之痕不應
有長樣割傷之跡又奉駁案內陳立雖病但相驗時
亦當就近問明何至通案未敘一語及至駁審時又
稱陳立病故等因查陳立始因偶染瘋病後卽漸成
廢疾且驗屍時有陳立之子陳良現已供明後又揭
到陳立之弟陳願弔犯質訊明確是陳立雖未到案
訊供而伊子伊弟先後所供均與陳祿所認情節相
符反覆究詰毫無疑實陳祿應仍照原擬合依毆伯

叔父母死者斬律擬斬立決但陳祿於黑暗中疑賊
誤砍伯母番氏致死可否原情將陳祿比依過失殺
期親尊長律從寬減等聽候部議具題查陳祿砍死
期親伯母番氏倫理攸關是以兩經指駁在案今該
撫既稱番氏夜起取水不會點燈又無月色以致陳
祿聞响疑賊昏暗之中似有人影即將鑷刀誤砍番
氏致死屢審明確並無別故等語案情雖已明確但
陳祿意在砍賊不意誤傷番氏致死固與毆伯叔母
至死擬斬之律不符至律稱過失殺者指初無害人
之意偶至殺傷而言今陳祿雖於昏暗之中並不知
爲伯母而意圖砍賊以致誤殺伯母若竟照過失殺
伯叔父母減本殺罪二等律擬以滿徒似屬過輕而
律例內又無誤殺期親尊長之條應將陳祿比照過
失殺伯叔父母杖一百徒三年律加一等僉妻流二
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仍遵例附疏聲明恭候

諭旨遵行乾隆六年七月 日奉

旨依議

刑部

卷二十八 閩嚴

臣 嚴期親尊長

胞兄主使胞弟毆死胞兄胞弟監斃兄擬流減
徒駁案

刑部會議覆劉起珠主令胞弟劉起琮毆傷劉起瑞
身死一案先據廣撫王 疏稱緣劉起琮同胞兄弟
三人劉起珠居長劉起瑞第二劉起琮第三比鄰而
居素無嫌隙劉起珠等父遺產業雖經分管因各名
下錢糧尙在伊父劉兼三老戶公共完納乾隆五年
十一月初十日劉起珠因劉起瑞名下尙有錢糧未
完催其早納免累時值劉起瑞醉後混稱已經全完

劉起珠令其當面清算劉起瑞不從致相爭鬧劉起
瑞輒扭打劉起珠劉起珠年老不能抵敵大聲喊救
劉起琼聽聞趨至劉起珠遂令劉起琼毆打劉起琼
曲勸劉起瑞不允扭緊劉起珠不放劉起琼慮劉起
珠年老受傷聽從劉起珠之言順拾扁挑打劉起瑞
左胳膊一下劉起瑞將劉起珠放脫向奪劉起琼扁
挑劉起琼用口咬傷劉起瑞右手指劉起瑞釋手劉
起琼携挑走避劉起瑞復又趕毆劉起琼情迫卽舉
扁挑抵格致傷劉起瑞顛門左邊劉起瑞撲跌磕傷
額顛并擦傷左手指維時劉乙科在門口修補農具
看見奔救不及適劉起瑞之子劉見龍聞聲趕赴詢
知情由灌救不愈移時殞命屢審供認不諱查律載
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並以主使之人爲手下手之
人爲從又名例開本條自有罪名者依本條科斷等
語今劉起琼係劉起瑞胞弟倫紀攸關未便以主使
首從論應各依本條問擬劉起琼合依弟毆親兄死
者律擬斬立決照例先行刺字劉起珠喝令劉起琼
毆打劉起瑞係屬主使合依毆期親弟致死者例杖

一百流二千里具題經臣等查律載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一條係指豪強之人逞其威力主使他人將人制縛毆打致死方以主使之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論減律例分晰甚明今劉起珠因次弟劉起瑞名下有應納錢糧未完令其早納免累原係好言相加並非恃尊行強而劉起瑞逞醉混賴輒肆扭毆劉起珠年老不能抵敵適三弟劉起珠趨至令其毆打止因被扭不放情急呼救原無威之可逞再查據劉起瑞供稱二哥劉起瑞扭住大哥劉起珠要打大哥喊救小的卽忙趕勸大哥說他打得我你難道打不得他麼我又再三求勸因二哥扭住不放我恐大哥受傷向打二哥等語則劉起珠之被打喊救並無威力可逞更覺顯然且劉起瑞扭毆老年長兄已屬逆倫背理之人而劉起瑞因長兄呼救恐其受傷曲爲勸解被次兄趕毆以致情急將次兄互毆致斃是其毆兄因於護兄其情較之尋常因事忿爭毆兄致死者尙稍有間今該撫以劉起珠爲威力主使人則劉起瑞未被毆之先劉起珠有無恃尊行強及劉起瑞放

脫長兄趕毆伊弟之時劉起珠有無復令劉起琮再行毆打亦當取具確供如果復令毆打則劉起珠為主使之入而劉起琮乃由於長兄之驅迫其情自不可混亦應於案內聲明如無復令毆打則劉起琮因救兄而致互毆又不得將年老被毆之長兄劉起珠竟坐以威力主使定擬遣流且此案劉起珠同胞兄弟三人劉起瑞已被毆身死劉起琮既不得以為從論減而劉起珠又以爲首擬流於案情律例均未允協事關立辟遣流未便率結應令該撫再行詳鞠分晰妥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如部駁劉起珠因次弟劉起瑞名下有應納錢糧未完令其早納免累原係好言相加並非恃尊行強而劉起瑞逞醉混賴輒肆扭毆劉起珠年老不能抵敵遇三弟劉起琮趨至令其毆打正因被扭不放情急呼救原無威之可逞等因據訊于証劉乙科供稱劉起瑞將劉起珠扭住劉起珠喊救適劉起琮趨至卽叫劉起琮毆打劉起琮不肯動手劉起珠又稱劉起瑞打得我難道你打不得他劉起琮始拾扁挑毆打劉

起瑞左胎膊劉起琮走開劉起瑞趕打劉起琮劉起
珠復云這樣撒酒風逞兇的人你只管打打死有我
作主劉起琮復用扁挑打劉起瑞顛門倒地質之劉
起珠亦自認不諱是劉起瑞酒後爭扭致劉起珠令
胞弟毆兄劉起琮尙不敢遽行加毆嗣因劉起珠聲
稱劉起瑞打得我難道你打不得他始行動手毆傷
劉起瑞左胎膊迨劉起琮咬傷劉起瑞手指卽行走
開原不欲再毆復因劉起珠喝令再打打死有伊做
主之言因此劉起琮復用扁挑毆傷劉起瑞顛門左
邊倒地是劉起琮之敢於蔑法毆死胞兄實由於劉
起珠之主使但劉起珠固爲劉起琮年老長兄而劉
起瑞亦屬劉起琮同祀次兄在劉起琮聞喊趨至目
擊長兄被扭心切救護亦應力爲解脫何得遽聽劉
起珠喝令輒敢先後毆打其起衅之由雖非因事忿
爭然究屬胞兄奚容聽從毆斃倫紀攸關未便因衅
起護兄代爲稍寬是以按照名例各依本律科斷今
覆加研訊據劉起珠將扭毆喝打情形自認不諱則
劉起琮之毆死劉起瑞實由劉起珠主使所致應仍

所見集 卷三六
照原擬除劉起琮在監病故不議外劉起珠應照毆期親弟致死例杖一百流二千里但查劉起瑞毆辱兄長原屬逆倫背理之人已將劉起琮擬斬監斃若再將劉起珠擬流是毆死一逆倫背理之人而以一兄一弟抵罪揆諸情理殊未允協第親屬主使律無免罪之條可否將劉起珠酌量減等聽候部議具題應如該撫所題劉起珠應照毆期親弟致死例杖一百流二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再查劉起瑞恃酒逞兇肆毆年老長兄係屬逆倫背理之人劉起珠情急喊救見劉起琮趨至叫令毆打究與恃尊欺凌胞弟自行持械毆死者有間今聽從毆打之劉起琮已經按律擬斬監斃獄中若仍將劉起珠永遠遣流於情似覺可憫應如所請將劉起珠減流罪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該撫既稱劉乙科已逐細供明應毋庸議又該撫前疏稱劉兼三戶內錢糧飭著各名下照依應納之數拆立子戶完納以免牽混各等語均應如該撫所議完結可也乾隆八年閏四月 日奉

旨依議

所見集

卷三六 閏殿

百七 毆期親尊長

胞兄毆母經父告究有案後因不孝聽父之命
將兄毆死援案枷責

刑部 題據安撫審題南陵民戴節毆傷胞兄戴悌
身死一案該撫將戴節依弟毆胞兄致死律斬決具
題經臣部以子毆父母律應斬決等語該撫疏稱戴
悌先於雍正十年間毆打其母其父戴遐曾告官有
案後霸佔膳田復毆其父戴遐親戚勸解可証則戴
悌兩犯斬決之條不可一刻姑容于人世但窮其情
偽未得其真如毆父一案或係鄉愚無知聽從親戚

勸解未經發覺前次毆母之案業經告官該縣何得
任意以枷責完結竊恐戴遐祖護幼子欲寬其殺兄
立斬之罪妄加死者不孝之名任意捏飾官吏人等
賄囑扶同一切案卷口供俱不可信如果疏內所稱
一字不虛戴節奉父之命毆打應行立決之逆子豈
得與弟毆胞兄致死惡逆之案同科承審各官未能
揆情度理以副明刑彌教之職非係率取謊供卽係
錯會律意事關風化立決重案難容率結應令該撫
另行確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
該撫將戴節改依潘必基成案擬以減等枷責具題
臣部於乾隆八年六月內議覆奉
旨戴節從寬減等發落餘依議

致傷嫡叔身死無干犯情節改斬候案

刑部會看得吳子逢致傷嫡叔吳海遴身死一案先
據廣撫準 審題經刑部等核覆將吳子逢依姪毆
伯叔死律擬斬立決聲明該犯並無干犯尊長情節
援例請

旨定奪具題奉

旨九卿議奏欽此查先據陞任署廣撫王 疏稱緣吳子
逢之父吳海遂與吳海遴同有祖遺祭田輪耕辦祭
乾隆十年值海遂耕種海遴以父母棺柩未葬欲召

佃批耕收租塋墓海遂情願自耕海遂未允三月二十三日海遂遣男吳子逢往田耕種海遂持棍赴阻吳子逢以叔係尊長隨行鋤耕又奉父命應向父理論吳海遂自恃分尊即用棍向打子逢走避海遂趕打子逢情急用手接住海遂儘力一扯被棍碰傷唇吻折斷牙齒往後仰跌子逢放手不及隨勢撲壓海遂身上不期木棍壓傷海遂咽喉至二十四日殞命將吳子逢依姪毆伯叔死律擬斬立決具題經刑部等以詳核案情不惟吳子逢並無回毆情事即碰壓之傷乃吳海遂自奪所致在吳子逢接棍係一時情急並無干犯尊長相毆情狀但吳海遂奪棍一傷驗雖唇傷齒折或係吳海遂用力太猛吳子逢站立不住隨勢撲去因而碰傷抑係吳子逢因吳海遂奪棍有意乘勢向撲吳子逢兩手接住兩人各執木棍一頭海遂向後仰跌子逢放手不及隨勢撲壓海遂身上則木棍如何又得橫壓咽喉以致身死事關斬決重情未便率結駁令訊實妥擬去後今據廣撫準疏稱覆加研訊吳子逢堅供當日吳海遂趕打之

時初係一手執棍因子逢接住海濛氣忿隨用兩手分執木棍兩頭子逢恐被奪去亦用兩手分持木棍兩頭海濛將身往下用力一拉子逢站立土塊高處土係新犁鬆滑海濛立脚不穩向後仰跌以致子逢隨勢前撲海濛本站在低處是以木棍橫傷唇吻又橫壓咽喉並非因海濛奪棍有意乘勢撞壓至其奪棍原係兩人平持橫奪亦非各執一頭查原驗吳海濛唇吻一傷本屬斜長其為被棍橫碰而非棍頭致傷可知所供站立不穩無心致碰似屬實情將吳子逢逢照原擬斬決仍聲明並無干犯尊長情節援例請旨定奪具題經刑部等該覆應如所題照律擬斬立決聲明可否未減候

旨遵行等語查吳子逢因被伊叔吳海濛持棍趕毆情急冀圖免毆因而兩手接棍吳海濛自行儘力扯棍以致碰傷唇吻原無干犯尊長情節卽吳海濛咽喉棍壓之傷亦由吳海濛自跌所致吳子逢隨勢撲壓並非有心致跌撞傷按律擬以斬決情稍可憫應將吳子逢改爲擬斬監候餘照刑部等原議乾隆十二

年五月奉

旨吳子逢改爲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因圖兄產砍殺親姪不准自首仍擬絞

刑部 題據廣撫咨達普寧民朱阿添砍傷親姪朱
阿紹身死一案緣朱阿添兄弟三人迨朱阿紹之父
朱可文身故遺田五畝朱阿紹年僅三歲朱阿添欲
取田代耕朱可文之妻楊氏不允朱阿添隨與楊氏
不睦嗣楊氏攜帶朱阿紹改嫁莊子烈令其耕田撫
子朱阿添不甘屢向楊氏索田兩相爭角嗣朱阿添
在門外磨鎌刀適楊氏母子出門朱阿添復向楊氏
索田楊氏答以田須留養朱阿紹朱阿添忿恨持刀

所見集 卷二十八
趕砍楊氏跑避朱阿添尾追不及轉身撞見朱阿紹
頓起殺機欲斃朱阿紹以杜楊氏藉詞踞產卽持刀
向砍朱阿紹偏右連左額角倒地復連砍朱阿紹左
右腮腴立時殞命楊氏具控並據朱阿添自行投首
查朱阿紹係朱阿添親姪朱阿添圖佔田畝持刀故
殺朱阿紹隨卽投首應照律畧其爭產因由仍從故
殺科斷朱阿添合依故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
因咨部經臣部以犯罪許其自首原指所犯秘密人
莫能知于事未發覺悔罪自首或事機將露人未控
告先自投首者方得依律分別寬減今朱阿添因兄
亡子幼覬覦遺產持刀趕砍楊氏不及起意殺死朱
阿紹以杜楊氏藉詞踞產將朱阿紹刀砍多傷立斃
其命是該犯貪殘肆暴克惡昭彰業經楊氏投保告
官更毋庸該犯投到始能發覺承審官何得混引自
首之律曲爲開脫事關謀產害命斬絕兄嗣未便寬
縱應令該撫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
後續據該撫咨稱查朱阿添因圖遺產將朱阿紹刀
砍多傷立斃其命誠屬殘暴但楊氏甫經控告而該

犯同時投首情雖甚克律應稍賞未便泥情而廢律
 查乾隆八年刑部議准鶴山民黎亞受偷菜被逐拒
 捕致傷盧士科身死後始據黎亞受赴縣投首又雍
 正九年刑部議准鄔勝斯因搶奪殺傷高起卓身死
 審結始據鄔勝斯投首二案皆事已發覺始行投首
 仍遵律註免其所囚之罪則朱阿添又安得畧其自
 首仍照爭產本律科斷乎朱阿添仍請照原擬等因
 咨部復經臣部以犯罪案情律例無正條者方准援
 案比擬以期平允原不得以律例有正條者援引成
 案曲為開脫致克徒漏網也今朱阿添圖謀產業殺
 死胞姪一案該撫援引黎亞受致死盧士科與鄔勝
 斯殺死高起卓二案比擬議覆查此二案俱係殺人
 者死人人共知之罪該犯等能不遠颺終避而竟俯
 首到官實係悔罪自新臣部原情釋律且與逃叛自
 首之條相符是以准其自首至於胞叔故殺親姪法
 僅擬流雖鄉愚亦知之若于圖謀財產而殺者例應
 緣首則鄉愚未必知之也朱阿添係尊長擅殺卑幼
 是伊明知罪不致死因而挺身到官以是為自首則



凡謀故等案已發未走者皆可謂之自首矣况律載
事未發與知人欲告而自首者其事在未經到官之
先若逃叛而自首者其在無從拿獲之時今楊氏
指名控縣既與未曾到官者有間而事在頃刻該犯
勢難遠遁又與逃叛自歸者不同雖律無事已發覺
不准自首之文律寧有事已告發隨同到官者准作
自首之文乎朱阿添因謀產而殺胞侄斬絕兄嗣滅
理絕倫莫此爲甚尙有何案可以比附必欲曲引絕
不相侔之案并摘取律字強爲附會以爲開脫之地
廢律援減其于

國家禁暴止辟之義難言允協事關謀產殺侄未便率
結應令該撫再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咨
駁去後嗣據該撫將朱阿添改依伯叔因奪侄產故
行殺害例擬絞監候具題臣部於乾隆十五年三月
內議覆奉

旨朱阿添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胞兄抱妻強姦一時不知擲傷身死燒屍滅跡
照棄毀總麻以上尊長屍斬律滅等擬流

刑部 題據浙撫審題烏程民閔三擲石擊傷胞兄
閔廷公身死一案緣閔三娶妻倪氏伊兄閔廷公向
係單身帮同閔三種地度日嗣閔三于五更時分往
田看秧倪氏卽起餉蚕閔廷公頓起淫心裸露下體
潛往樓抱求姦倪氏情急喊拒閔廷公樓抱愈力搭
倪氏咽喉抓傷頸項左乳并扯斷褲帶倪氏急爲掙
脫又自磕傷太陽有閔廷貴聞喊因年老聽聞不清

疑爲夫婦角口不加查問隨後閔三歸家聞喊奔入
驚見有人抱妻圖姦一時忿激不暇詳視輒拾石塊
擲打適閔廷公回顧中傷左太陽倒地閔三携燈照
看始知伊兄血流將斃訊問倪氏告知強姦情由閔
三隨往喚閔廷貴至彼救治閔廷公傷重旋即殞命
閔三畏罪懇求閔廷貴代爲隱瞞捏稱中暑急病身
死買棺私殮扛擡燒化經縣訪聞詢據鄰証人等僉
供無異是閔三之致死閔廷公實由伊兄淫亂滅倫
該犯捕姦忿擊所致並無別情惟是閔三所供拾石

擲去並不知係伊胞兄等語臣親加研鞫因倪氏出
房飼蚕將油燈盞置于地下不甚明亮閔三自田歸
家門非關閉聞妻聲喊奔入之時閔廷公不知伊弟
已回尙在樓抱閔三自外進屋見一人攙住其妻止
見背影並不知爲伊兄而閔廷公與倪氏素常亦無
戲謔之事閔三倉忙一擊不虞卽係其兄再四寃詰
矢口不移至屍棺雖已燒燬骨殖現存並無棄毀查
律載犯時不知者以凡論又律載本夫于姦所獲姦
登時殺死者勿論又律載卑幼不得殺尊長犯則依

故殺律科罪又乾隆十三年七月刑部咨文凡卑幼
致死尊長事關服制應從本律各按本律定擬如情
有可原止於案內敘明情由不得聲明兩請等語今
閔三擊死胞兄閔廷公服制攸關應按本律定擬閔
三除燒屍輕罪不議外合依故殺胞兄律應凌遲處
死等 具題經臣部以律載妻妾與人通姦而本夫
於姦所獲姦登時殺死勿論又例載卑幼不得殺尊
長犯則依故殺律科罪又律載本應罪重而犯時不
知者以凡論各等語今此案閔廷公係閔三胞兄閔
三于五更時赴田看秧伊妻倪氏起而飼蚕閔廷公
見氏獨處頓萌淫念輒裸露下體撲抱圖姦倪氏不
從拒喊適閔三回歸聽聞趨救見其妻被人撲抱求
姦一時忿激情迫倉惶又值燈遠昏暗不暇詳視未
曾認係伊兄拾石擲毆致將閔廷公誤傷殞命細閱
案情閔廷公之強姦弟婦已干內亂之條閔三回歸
驚見忿激之際惟知獲姦實不知爲伊兄按其情節
實係犯時不知自未便遽依卑幼不得殺尊長之例
問擬乃該撫既將閔三犯時不知爲兄情形聲敘于

前又將該犯照故殺胞兄律擬以凌遲處死于後情
罪不符事關寸磔不便率結應令該撫再行詳審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查
閔三因捕姦而誤傷胞兄實係犯時不知應照律勿
論但匿不報官應照不應重律擬杖具題臣部將閔
三改照毀棄總麻以上尊長死屍斬律減一等擬流
於乾隆十五年五月內議覆奉

旨依議

出繼之姪毆死胞叔不照降服仍卽斬決

刑部 題據晉撫審題孝義民劉得功奪刀誤傷劉
起甫身死一案緣劉得功原係劉起甫胞侄劉起甫
出繼劉福位爲嗣係降服總麻劉得功在家言及本
支堂叔祖劉福位年老無嗣將來遺產理應伊家承
受當被劉起甫聽聞心有不平至晚劉起甫在街乘
涼適遇僧人心印遂將所聞之言告知并責劉得功
不通人信時劉得功聽聞出辯劉起甫卽行趕毆劉
得功跑跌合面倒地劉起甫接住用拳毆傷劉得功

左臂膊并拔劉得功身佩小刀劉得功乘勢翻轉劉起甫持刀挖眼劉得功情急用手護架被劉起甫扎傷額角胎膊等處劉得功掙起前跑誤跌坑內劉起甫持刀追趕亦跌入坑將刀掉落劉得功恐被拾刀復扎翻身起坐拾刀劉起甫亦卽坐起棒住劉得功持刀之手用力向奪劉得功將刀上揚劉起甫棒住拉奪劉得功手往前聳劉起甫側身左閃劉得功將刀拉回以致劃傷劉起甫右耳根并右手心右手虎口越日殞命查劉起甫雖係劉得功胞叔但已過繼

劉福位爲嗣則與劉得功服屬總麻應從所後服制定擬將劉得功斬候具題經臣部以例內本宗爲人後者之子孫于本宗親屬有犯照所後服制定擬等語此專指爲人後者之子孫而言爲人後者之本身于本身親屬原係一本情親分近不得因其出繼并降其罪故例內並無出繼之人與本生親屬有犯亦照所後服制定擬之條今查劉起甫與劉得功之父劉起仕原係同胞兄弟劉起甫係本身出繼未便與爲人後者之子孫並論且查毆期親尊長條內凡弟

所身集 卷二十八 四
妹毆兄姊者姊妹雖出嫁兄弟雖為人後降服其罪亦同等語夫弟與胞兄有犯尙且降服不降罪况親叔名分尤尊豈有以侄逞兇肆毆反依所後降服科斷之理姪毆親叔致斃倫紀有關未便率結應令該撫詳核律例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劉得功改依侄毆伯叔致死律擬斬立決具題臣部乾隆十八年七月內議覆奉旨劉得功着卽處斬餘依議

圖賣姪媳將胞姪故行殺害比照定擬案

刑部爲呈報事該臣等會看得徐六勒死胞姪徐三皂一案據安撫衛疏稱緣徐三皂家貧双瞽在外乞食有妻張氏無人養贍徐六起意拆賣張氏貪得財禮商之徐三皂胞弟徐可周不允乾隆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徐六用言逼嚇徐可周不敢與爭隨于三十日往告張氏之弟張討私相計議將張氏送伊祖姑魏徐氏家安頓再接徐三皂往彼度日張討允從同至徐六家向徐六捏稱領賣徐六信以爲實遂

將張氏領至魏徐氏家寄住徐三皂至徐六家追問
 伊妻張氏下落徐六頓萌殺機詭稱張氏現在老集
 誘令同往徐三皂同至陶家灣天色昏暗徐六即將
 徐三皂推倒以上身同右臂壓住徐三皂身子用左
 手取身帶麻繩從項下穿過狠勒徐三皂立時殞命
 屢審不諱徐六應比照伯叔爭奪姪財產改行殺害
 例擬絞監候奏請

定奪等因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徐六應比照伯
 叔爭奪姪財產改行殺害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係

比照罪名照例奏請

定奪併稱照例斷追徐六財產一半給與張氏養膳等
 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可也等因乾隆十九年四月
 初一日奉
 旨徐六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叔母主使胞兄勒死胞弟部駁應以叔母為首
下手之兄為從

刑部 題據

盛京刑部侍郎審題劉海青聽從叔母勒死胞弟劉七
一案緣劉海青胞弟劉七素性兇暴嗜酒為匪又時
在家中混行嚷鬧是日與伊兄劉海青大肆詬詈叔
母陳氏從旁勸解更觸其怒反被推跌陳氏忿極頓
起殺機隨威嚇伊胞兄劉海青等將劉七綁縛勒死
以除其害劉海青無奈率同叔伯兄弟劉起瑞親侄

劉牛子用繩縛其手足抬至空屋劉起瑞與劉牛子
遂各他往唯劉海青一人用麻繩套在劉七項上兩
手對拉因氣力有限尙未致死適值劉牛子之弟劉
花子來家劉海青遂喝令同勒劉花子始猶不敢下
手及至威嚇不已勉從其言與劉海青分執繩頭拉
勒劉七立時殞命隨卽棺殮送出次日劉海青又遵
陳氏之命帶領周大等焚屍掩埋嗣經劉起漢呈報
屢審供認不諱將劉海青絞候劉花子依律凌遲處
死陳氏擬流周大擬徒劉起瑞等分別杖笞等因具

題經臣部以妻故殺夫之兄弟子者絞監候又例內
故殺期親弟妹照故殺大功弟妹律均擬絞監候又
例內尊長謀殺卑幼除爲首之尊長仍依故殺法分
別定擬外其爲從加功之尊長按服制各依爲首之
罪減一等等語今陳氏威嚇主使故殺夫兄弟之子
按照本律應擬絞候劉海青聽從下手係屬爲從例
應減等擬流乃該侍郎等將爲首主使之陳氏照伯
叔姑故殺侄律擬以流罪收贖而爲從下手之劉海
青擬以絞候與律不符事關生死未便率覆應令該

侍郎另按律例分別首從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續據該侍郎等除故殺夫之兄弟子律應
擬絞之陳氏病故不議外將劉海青改依謀殺期親
弟妹爲從加功律擬流具題臣部於乾隆十九年四
月內議覆奉

旨依議

有關倫常命案待質年久應將現犯先結駁案
刑部題議得蕪撫莊 疏稱沈乾等毆傷伊叔沈玉
佩身死沈龍畏罪脫逃一案先據該撫以該縣驗審
提訊現犯沈乾供因欲踢伊弟時值昏黑傷及沈玉
佩右肋而致命胸膛等傷則皆謬之在逃之沈龍其
左腿之傷并稱不知何人所踢情多狡卸見証陸娥
若等又扶同附和沈龍在逃未獲草率定擬先經題
請俟緝獲沈龍到案之日另行扣展審結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伏查此案監候質審之沈乾雖事在

恩詔以前但所犯情罪有關倫常與提禁保釋之

赦款不符應仍監候俟緝獲沈龍一併質審明確定擬
除勒限嚴緝沈龍務獲質審外相應具題前來查沈
乾等毆傷胞叔沈玉佩身死先據該撫以沈乾供稱
因勸伊弟不理用脚向踢暗中誤傷伊叔沈玉佩其
致命胸膛等傷稱係實屬伊弟沈龍所毆現在沈龍
脫逃題請緝獲另行扣限在案查沈玉佩致死之處
沈乾既認會踢一脚是沈乾原係應決重囚並非干
連侍質之人從前因沈龍在逃恐係該犯推卸重罪
是以照例題明展限今事越五年沈龍未獲該撫自
應將現犯沈乾悉心詳審按律擬絞定案如果出自
誤傷情有可憫原可照例敘明情節如以推卸重傷
難遽憑信恐將來質証無人亦應題明照三年無獲
入于緩決之例辦理俟緝獲沈龍之日審明正法乃
該撫僅以有關倫常題請不准援

赦保釋既與現行定例不符且致重案久懸殊屬未協
應令該撫再行研審取具確供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其脫逃之沈龍仍令勒限嚴緝務獲審擬具題完結

可也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聽從父命捉兄兩手聽父捆縛致死仍卽斬決

刑部會議得李國華聽從父命帮縛胞兄李國榮按

捺泥田身死一案據湖撫常 疏稱緣李足能生有

四子長李國聘次李國榮三李國華四李清華李國

榮強暴好酒醉後忤逆父李足能稟縣責懲有案嗣

李足能赴孟家溪收賬命子李國華同往李國榮醉

後會遇向索銀兩李足能令俟收賬回日付給李國

榮拉仕李足能不放李足能令李國華扶掖同行李

國榮酒醉脚軟屢致傾跌李足能氣忿詈罵李國榮

回置李足能將柱杖向毆李國榮閃跌罵不絕口李足能隨解衣包棕繩捆縛送官李國榮亂滾李足能喝令李國華幫縛李國華不從李足能聲言一併送官李國華無奈捉住李國榮兩手李足能將李國榮反背網縛李國榮聲言送官回家定將李足能打死其時李國榮仆卧田內李足能即騎壓李國榮背上將李國榮之口按入田內李國華再三勸阻李足能釋手起立李國華當將李國榮扶起因田泥濘李國華李國華身死李足能移屍裝溺審供不諱將李國華

依弟毆胞兄致死律擬斬立決聲請定奪具題經刑部等以情節未確題駁去後今據該撫方疏稱復加研訊如奉駁李國榮如果忤逆罵父屬實李國華並無同謀加功情事則當其按捺泥中致斃不過致死一忤逆之子何妨投明報官一節查李國榮先因醉後忤父送官責懲有案搬赴益陽居住迨後中途偶值彼此無心焉得有預謀致死之念李國榮索銀詈罵以致激怒李足能乘其醉跌田中始解繩向縛送官李國榮亂滾不服隨喝令李國華捉手幫縛又



因其仍罵不止李足能始騎壓背上擎入泥中本圖
制服不虞氣閉身死在李足能尙非有心欲殺而李
國華並無同謀加功似屬可信其不報官乃鄉愚畏
累起見委無別情如奉駁始則移屍投河假裝溺斃
繼復令李國華攜包先行始行喊救已有預爲開脫
之心一節查李足能供稱致死李國榮之後既恐人
加以不慈之名又惧村鄰心疑報官拖累是以移屍
投河假裝溺死嗣因不忍子屍漂流命李國華攜包
先回喚人幫同抬歸殮埋且以屍自水中撈起渾身
浸濕免啟人疑並非預爲開脫李國華將屍抬回殮
埋則李足能命子回家喚人而非令其潛逃開脫實
非捏飾如奉駁迨後事發李國華情虛脫逃一節查
李國華供稱李國榮死後伊父李足能主持匿報事
已寢息伊卽赴益陽縣妻父家幫工六月聞知差喚
伊係鄉愚從未見官因仍在妻父家躲住數日至相
驗時伊聞信回家卽隨差到案如果因情虛畏罪事
隔兩旬有餘早已遠颺他省如何尙在附近被獲等
語隨查原差等供稱該犯委係自回經差役在伊家

會遇帶訊並非遠處緝獲檢查原卷核對相符則該犯並非情虛脫逃亦屬可信如奉駁李足能將李國榮按捺泥中騎壓身上之時李國華無欲死其兄之心何不卽解其縛使得輾轉脫命而乃旁觀用言勸阻顯有同謀加功情事一節查李國華供稱伊父李足能騎壓李國榮之時正在盛怒之際且李國榮兩手背縛被伊父坐騎臂下無從解縛又不敢力推伊父惟用手向拉父又堅執不起及至拉開父身李國榮已經氣閉身死原非袖手旁觀等語核其供情實無同謀加功情事如奉駁既將李國華以毆死胞兄論斬又以該犯並未加功聲明候議案情混淆難以遷就完結一節查律載弟毆胞兄至死者不分首從皆斬等語則毆之一字兼已傷未傷而言凡共毆期親尊長者不論傷輕傷重卽在爲從之例律內並無毆未成傷不作共毆之文今李國華聽從父命將胞兄李國榮兩手捉住聽父網縛則李足能之捆傷卽李國華之共傷也且按泥閉死之由實因先已捆縛所致事關倫紀法難寬貸是以按照弟毆死胞兄律

論斬惟是捉手帮捆之時原止意在送官迨後李足
能將李國榮按泥悶死實出意料之外既無欲死其
兄之心亦無冤毆情事論法雖無可寬論情實有可
原與事關服制情可矜憫於案內敘明情節聽候部
議之例相符今遵駁逐一詳鞫明晰案情並無混淆
將李國華仍照前擬斬立決具題查李國華既據該
撫逐一研鞫實係聽從伊父李足能嚇令捉手帮縛
以致李足能將李國榮按捺斃命雖無欲死其兄之
心但服制攸關法難寬貸應如所題李國華合依弟

毆胞兄死者斬律擬斬立決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日奉

旨李國華著卽處斬餘依議

大清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奉
旨李國華著卽處斬餘依議
刑部知道欽此

日本國華香前武博繪林編

日本

通風只取香德平琳流立共彈劉三十二平

聽從母命幫縛胞兄實不知母有致死之心改
照毆兄律加等擬流

刑部會議得黃大本聽從伊母戴氏幫鎖伊兄黃大
朋戴氏將黃大朋勒死一案據蘇撫高 疏稱緣黃
大本年甫十六隨母戴氏務農長兄黃大朋流蕩為
匪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夜行竊葛立安家銅
杓等物携脏出變被葛立安撞獲奪脏毆傷適黃大
本輪值莊保葛立安交脏轉報黃戴氏恐黃大朋潛
逃拖累隨取鉄鍊令黃大本拴住兩手鎖於日上初

刑部會議得黃大本聽從伊母戴氏幫鎖伊兄黃大朋戴氏將黃大朋勒死一案據蘇撫高 疏稱緣黃大本年甫十六隨母戴氏務農長兄黃大朋流蕩為匪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夜行竊葛立安家銅杓等物携脏出變被葛立安撞獲奪脏毆傷適黃大本輪值莊保葛立安交脏轉報黃戴氏恐黃大朋潛逃拖累隨取鉄鍊令黃大本拴住兩手鎖於日上初

九日有堂叔黃國祥以黃大朋犯竊碍族顏面央懇
葛立安免報並詢明黃大朋不再爲匪代寫狀詞勸
放黃大朋畫押交葛立安收執是夜黃大朋仍卧草
鋪黃大本亦往就寢戴氏復慮黃大朋放出爲匪仍
欲鎖錮隨卽起身往騎黃大朋身上喊令黃大本帮
按黃大本睡起以黃大朋旣願改過跪求免鎖戴氏
不從黃大本無奈將黃大朋兩脚按住戴氏用帶縛
足仍將黃大朋鎖戴氏令黃大本先睡將黃大朋
訓誨黃大朋詈罵戴氏拳毆其後助黃大朋輒以放

火殺人連累伊母不得好死之言咒罵戴氏忿恨頓
起殺機遂騎黃大朋身上壓住兩手將黃大朋頸內
鉄鍊收勒黃大本睡熟不及救阻登時殞命審供不
諱將黃大本依律擬斬立決黃戴氏依律杖六十徒
一年照律收贖具題經臣部以此案黃大朋係黃大
本胞兄伊母黃戴氏致死黃大朋該撫以黃大本帮
同網縛並不知其母有致死之心將黃大本照弟毆
胞兄死律擬以斬決細核案情黃大朋行竊被獲伊
母戴氏訓斥不服起意致死至黃大本年已十六並

非不知人事之時伊母將伊兄釋放後復欲鎖錮該
犯既被喚起聽從母命幫同鎖縛豈有安然復行先
睡之理且房屋前後兩層聲息可通黃戴氏勒死黃
大朋時黃大朋豈遂甘心就死毫無聲响而黃大本
亦竟全無知覺殊非情理如黃大本窺破伊母欲殺
其兄任聽施爲故作睡熟則其幫同鎖鍊卽屬有心
干犯自應立置典刑若果如該撫所稱黃戴氏令黃
大本幫同按捺彼時尙無致死之心黃大本於鎖禁
後卽行睡熟則黃大本僅知伊母鎖禁其口不能逆
料其母有殺兄之事與當場目擊致死者不同又未
便將黃大本照弟毆胞兄至死律定擬至黃戴氏令
黃大本先睡後勒死黃大朋其爲時久暫並房屋相
隔遠近俱未分晰聲明應令再行妥擬到日再議題
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黃大本睡後被喚披衣而起
聽從母命將伊兄幫同鎖縛之後伊母見其衣褲均
未穿好身發寒顫促令先睡彼時實不料其母有致
死之事故聽從先睡並無別情與當場目擊致死者
不同將黃大本改照弟毆胞兄傷者律擬徒黃戴氏

仍照前疏原擬徒罪收贖查黃大本帮母縛兄之後
 遽先就睡以致黃大朋無人救護被母勒斃若僅照
 毆傷胞兄律擬以杖徒亦覺情浮於法臣等酌議將
 黃大本應得徒罪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黃戴
 氏仍照原擬依故殺子孫律杖六十徒一年照例收
 贖於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救父毆傷胞叔應從末減另擬具奏

刑部題會看得于添位主使伊子于熱兒等毆傷胞
 兄于添金身死一案據直督周 疏稱緣于添位係
 于添金同母胞弟于大造于二造係于添金無服族
 弟乾隆四十年十二月間于添金買地一段與于添
 位地畝毗連于添位歷年翻犁稍有侵占迨四十
 一年五月初十日于添金查知侵占情事當向于添位
 理論爭吵而散于添金又另有地一段與于大造等
 地界相連于大造等在于添金地旁占走路于添金

遂于六月初三日將于添位及子于熱兒併于大造
于二造等一併控縣于添位因于添金不念手足情
分心生氣忿遂起意糾毆洩忿于大造均各允從是
晚于熱兒遂取木棍于二造携取鉄尺于大造與于
添位徒手一同走至于大造將于添金揜按倒地于
熱兒用棍毆傷于添金左胎膊併左手腕左膝右脚
腕右臑肘右腰眼等處于二造亦用鉄尺毆傷于添
金右手腕左右脚腕左脚大趾右手背右脚跟等處
併將右手腕左右脚腕骨毆折于添位在旁站立並
未動手時于添金之子于瑞聽聞趨至見父被毆情
急救護卽取木棍向前混毆因黑暗之中誤傷于添
位左眼角連眉梢處所詎于添金傷重旋卽殞命審
認不諱查于添位因侵占伊兄于添金地畝被控輒
敢不顧倫紀主使于二造等圖毆洩忿以致于添金
因傷斃命于添金被毆各傷惟于熱兒所毆右腰眼
二處係屬致命自應以于熱兒所毆右腰眼二處爲
重傷擬抵將于添位于熱兒均依律擬斬立決具題
應如所題于添位合依弟毆胞兄死者斬律擬斬立

決于熱兒合依姪毆伯叔死者斬律擬斬立決于瑞合依姪毆伯叔傷者照弟姝毆兄姊傷者杖一百徒三年律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于二造應照同謀共毆人執持刀鎗等項兇器亦有致命傷痕者發近邊充軍例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于大造合依餘人律杖一百再加枷號兩個月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旨刑部議覆直督周元理審擬于添位主使伊子于熱兒等毆死胞兄于添金依律問擬一本于添位于熱兒均着卽處斬至於于添金之子于瑞擬照姪毆伯叔傷杖一百流二千里之處雖係按律辦理但細釋案情于瑞聞父被毆業經垂斃因用木棍混打於黑暗中致傷伊叔實屬情切救父且于添位主使子弟毆死胞兄本係應得重罪之人是于瑞與尋常姪毆伯叔者不同自可量從末減着交刑部另行定擬具奏餘依議欽此

救父傷死胞叔情形未確部駁研訊確情

刑部題會看得楊晉致傷胞叔楊娘身死一案據福
撫鐘疏稱楊晉之父楊傳與楊娘同胞兄弟緣楊
傳等有祖遺竹山一片乾隆四十二年輪應楊娘掌
管三月初六日楊晉往山掘取竹笋三根適楊娘之
子楊強遇見將笋奪去告知楊娘楊娘往投楊傳欲
令訓責其子楊傳答以山屬公產掘笋數根事屬細
微致相爭角楊傳舉拳欲毆楊娘隨手携取鎌刀抵
嚇楊傳跑走失足跌地楊娘趕近正欲用刀向砍楊

傳大聲喊救楊晉在園聽聞趕回看見恐父受傷奪住刀柄與楊娘對扯楊晉扯奪不過將手一鬆不料楊娘用力過猛致刀頭自己扎傷左乳骨折倒地延至初十日殞命審認不諱將楊晉依律擬斬立決具題查鞫獄務得實情而供看尤宜符合此案楊晉致傷胞叔楊娘身死因楊娘持刀趕砍伊父楊傳該犯奪住刀柄與楊娘對扯楊娘力猛自行扎傷致斃雖係罪干重辟究因情切救父如其情節確切自應臣部照例聲明請

旨定奪但細查楊晉供詞內稱該犯在園聞父喊救趕回見父倒地伊叔楊娘拿刀要砍情急奪刀楊娘用力過猛自行扎傷等語是該犯聞喊趕回在先而伊叔用力向砍適在該犯趕回之際得以瞥見奪刀乃該撫所敘看語又稱楊娘追趕伊兄楊傳跌地正欲用刀向砍楊傳喊救楊晉在園聽聞趕回奪刀楊娘力猛自扎殞命則是楊傳跌地喊救之時正楊娘持刀欲砍之候情形危急此時楊晉尙在園工作即使聞喊奔來豈能舉步卽至而楊娘旣已趕近向砍其勢

已間不容髮又豈能擊刀不動以待自園聞聲來救
之人逐細詳察於事於理均難遽信總之在楊娘之
趕近向砍必無姑緩須臾之勢在楊晉之在園聞聲
趕救實有緩不濟急之理則此案恐非當日實在情
形或楊娘並無持刀向砍楊晉藉詞狡卸實有逞寬
干犯等情均未可定應令該撫研審確情詳細聲敘
到日再議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同子毆死胞兄外因子毆傷重擬斬立決父科
傷罪部駁改應不分首從皆斬決

刑部題會看得何與等毆傷期親服伯何文魁身死
一案據湖北撫陳 疏稱緣何與係何文魁期親服
姪何與之父何文亮弟兄五人長何文魁次何文亮
三何文達四何文明五何文景何文景等祖遺公山
一分於乾隆四十二年正月間五股均分何文魁分
得山田係何文亮向來費本開墾當懇何文魁讓種
一年以補辛力何文魁不允而散四月初五日何文

亮見山尙未耕種借子何與各帶鋤頭同赴何文魁
分受山田播種粟穀何文魁瞥見斤責並用鋤頭毆
傷何文亮頂心偏右何文亮舉鋤回毆何文魁將身
閃側致傷脊背何文魁格落鋤頭何文亮因傷痛倒
地何文魁復又撲攏圖毆何與見父業已受傷恐被
再毆舉鋤格架致傷何文魁頂心偏左鋤頭落下又
帶傷左肩甲因該處山坡斜陡何文魁站立不穩滾
跌下坡又擦傷左右額角左太陽等處逾時殞命報
驗審訊不諱查何文亮先毆何文魁脊背雖係致命
之處原驗傷痕不甚深重惟何與毆打何文魁頂心
偏左傷至骨損自應何與擬抵將何與擬斬立決何
文亮擬徒事犯在

恩詔以前減為杖一百具題查律載弟毆胞兄死者不分
首從皆斬若姪毆期親伯至死者亦皆斬等語是卑
幼共毆期親尊長至死並無首從之分凡預毆者均
應擬以斬決律載顯然此案何與同父何文亮共毆
何文魁至死查何與係何文魁期親服姪何文亮係
何文魁期親服弟按律定擬均應斬決今該撫以何

文魁致死之傷係何與所毆將何與依姪毆期親伯
死者律擬以斬決何文亮依弟毆胞兄傷者擬徒援
赦減杖顯將應行斬決之犯杖徒殊屬舛誤應將何文
亮何與均合依弟毆胞兄及姪毆胞伯至死不分首
從皆斬律擬斬立決再此案係該撫引律錯誤並非
案情疑竇毋庸駁審理合聲明乾隆四十二年十月
二十一日奉

旨刑部核覆湖北省具題何與同父何文亮共毆期親尊
長致死均改為擬斬立決一疏所改甚是此案何文

亮毆傷胞兄至死何與毆傷胞伯事關服制厥罪維
均但因一命而令其父子兩人俱立置重辟未免可
憫何與著卽處斬何文亮着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
決並交刑部存記明年秋審人子有關服制冊內聲
明請旨至該撫陳輝祖審擬時豈不知律有毆死期
親尊長不分首從之條乃於何與卽照毆死律擬抵
何文亮僅照毆傷律擬徒一事兩引實屬舛誤卽或
該撫不忍其父子二人俱死欲為求生亦應照律擬
罪具題另行專摺入奏候朕酌量加恩豈可不守律

文率行分別誤擬之理陳輝祖着明白回奏欽此

捉姦悞毆父斃照遇失殺擬流并將姦夫比例擬絞案

刑部會看得潛江縣民李廷珍與父李仲遠捉姦李廷珍昏夜失手致傷李仲遠身死一案先據陞任湖撫彭 疏稱京山縣民黃么即李么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撐駕舊湖船至潛邑坨埠坨地方變賣借寓李仲遠家數日而返乾隆十二年二三兩月黃么復在坨埠坨地方傭工因至李仲遠家數次即與仲遠之媳劉氏熟識于三月二十四夜黃么又至李仲遠

家適仲遠與子李廷珍外出未歸黃么見李廷珍之妻劉氏獨處遂起淫心與劉氏調戲成姦迨後乘便私通已非一次後廷珍父子窺知姦情面斥黃么不許行走黃么自知情虧反捏李仲遠欠伊工錢彼此爭鬧而去至九月初六日夜黃么疑李廷珍往鄉未歸于更深時潛入李廷珍屋內欲與劉氏圖姦不意李廷珍是日已于中途而返黃么瞥見廷珍在家卽藏于廚房壁內適被李廷珍知覺告知伊父李仲遠仲遠持鈹鋪廷珍持燈同至廚房捕捉黃么不卽奔逃將燈亮撲滅李仲遠用鈹戮傷黃么左額顱黃么奪鈹鎗復自帶傷左額角及左手小指就將李仲遠扭滾在地仲遠呼廷珍毆打廷珍持杵棍近前知黃么壓伊父身上用棍毆打兩下致傷黃么左肱肘右胯仲遠復聲喊抱住快打廷珍悞料伊父仍被壓住忙用棍連打兩下不期黃么已滾轉在李仲遠身底仲遠轉身欲起黃么趁勢又把李仲遠身子仰上抱住黑暗之中致傷李仲遠頂心偏左並左額角二處彼時李廷珍聽聞伊父哎喲一聲又聞黃么要殺死

一家之語心中畏懼卽與伊妻劉氏奔至妻舅劉萬宗家欲其幫助黃么拿鎗逸出亦至劉萬宗家聲言與廷珍拚命經劉萬宗勸解就寢廷珍夫婦隨卽潛回始見仲遠受傷不能言語延至次早殞命李廷珍投鳴保鄰云係黃么毆死經保鄰拿獲黃么報縣驗詳飭審據李廷珍供認不諱查毆祖父母律載過失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在收贖之例又例載捕役拿賊與賊格鬪而誤殺無干之人者仍照過失殺律又箋釋註云如父子同時驅賊昏夜誤殺其父亦照過失殺各等語今李廷珍捕姦與黃么格鬪與捕役捕賊情事無異將李廷珍依律擬流黃么等擬以徒杖枷號等因具題經臣部以李廷珍過失殺父該撫擬以杖流按律定擬自屬相符至黃么一犯與劉氏雖係和姦但先被夫翁窺破面斥黃么絕無畏縮反捏欠錢爭鬧繼又寅夜入室圖姦迫本夫父子捉捕該犯逞兇奪鎗與李仲遠扭滾在地以致李廷珍誤傷伊父斃命釀成大案黃么實爲首惡夫本夫于姦所殺死姦婦例內尙以姦夫抵絞况黃么淫惡不

法致李廷珍父子遭倫常之變原情定罪法所難容
僅擬杖徒殊屬寬縱應令該撫細核案情另行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于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題十一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咨行去後今據陞任湖撫彭 疏
稱黃么與劉氏雖係和姦但先被夫翁窺破面斥全
無畏懼反捏欠錢爭鬧繼又夤夜入室圖姦迫李廷
珍父子捕捉該犯逞兇奪錨與李仲遠扭滾在地以
致李廷珍悞傷伊父斃命是李仲遠之死由于黃么
淫惡所致若僅以徒配實屬情重法輕但律無正條
查律載本夫姦所獲姦將姦婦殺死姦夫當時脫逃
後被拿獲到官審明姦情屬實姦夫供認不諱者將
姦夫擬絞監候等語今李廷珍同父捉姦失手致斃
父命雖與殺死姦婦不同而殺死之由實起于姦夫
黃么應比照本夫殺死姦婦將姦夫擬絞例應擬絞
監候秋後處決該撫原疏內稱李廷珍合依過失殺
父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
所折責四十板劉氏合依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



杖一百杖罪的決枷號收贖交給依姑陳氏收領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該犯等雖事在乾隆十四年

四月初九日

恩赦以前但事關倫紀廷珍應得流罪並劉氏等的決之處不准減免等因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題
十月初二日奉

旨黃么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戮死義父之胞姪錯照凡人科罪駁正案

刑部會看得陳阿熙戮傷陳阿然身死一案先據調任廣撫鶴疏稱緣陳阿熙本姓鄭先于雍正四年間伊父鄭伯可賣與陳德霽為子與陳阿然兄弟稱呼並無服制因陳德霽與陳阿然之父陳德容有公共大小塘二口未分乾隆二十年四月內經陳德霽欲將塘圍開各管議明圍得大塘者貼銀二十五兩與小塘之人彼時陳德霽圍得大塘當交銀二十兩與陳德容尙欠銀五兩折錢四千文後陳德霽又交

過錢一千五百文尚欠錢二千五百文未清六月初
二日陳阿然往向陳阿熙索討致相爭角陳阿然卽
拿桌上小刀扭住陳阿熙欲戳陳阿熙用手奪回小
刀陳阿然仍扭不放陳阿熙用刀戳傷陳阿然左乳
下地擦傷右後肋殞命屢審不諱查陳阿熙係與
鈴之子與陳阿然並無服制應同凡論將陳阿熙依
鬪殺律擬絞援

赦減杖等因具 題經臣部等衙門以例載義子過房
在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會分有財產配有室家若

于義父之期親有犯以雇工人論細釋例意蓋因父
子不同天性之親是以分別義父恩養久近會否配
室分產以定罪名今陳阿熙戳傷致死之陳阿然係
伊義父之胞姪服屬期親則陳阿熙經陳德壽恩養
三十年會配室分產並未歸宗自不得同凡論罪關
斬絞未便率結應令該撫詳查律例妥擬具 題到
日再議等因去後今據該撫將陳阿熙改照義子毆
義父之期親以雇工人論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
來應如該撫所 題陳阿熙合依義子于義父之期

親有犯以雇工人論雇工人毆家長期親死者斬律
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雖事犯在

恩詔以前但係雇工人毆死家長期親名分攸關不准援
減等因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旨陳阿熙依擬應斬看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繼子行竊用繩勒斃比照子孫違犯教令繼母
非理毆殺致令絕嗣擬絞監候

刑部題會看得顧氏勒死嗣子吳富郎一案據蘇撫
陳疏稱緣顧氏故夫吳寧觀病廢無子立已故胞
兄吳二觀次子吳富郎為嗣吳富郎年幼無知屢次
竊物顧氏時加訓誨罔知悛改乾隆二十二年八月
二十二日吳富郎竊取周寶觀食米經顧氏尋獲送
還十一月二十二日吳富郎又竊周八觀家銀簪等
物經周八觀之妻李氏登門辱罵勒令顧氏賠還而

寢至十二月內吳富郎又將顧氏用存餘布藏放身
邊意欲携出亦爲顧氏識破顧氏因吳富郎竊物性
成屢教不改隨生忿恨起意致斃于十二月二十七
日夜乘吳富郎睡熟卽以麻繩套入吳富郎頸內兩
手收緊以致吳富郎立時殞命乘夜無人知覺移屍
空潭埋葬次日揚言吳富郎出外未歸至二十三年
正月初五日吳富郎外祖顧子順找尋跟查顧氏吐
出因竊勒索情由獲屍報驗審供前情不諱將顧氏
擬絞具題應如該撫所題顧氏應比照子孫違犯教
令繼母非理毆殺致令絕嗣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
候秋後處決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旨顧氏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毆死恩養姪媳照毆死子孫之婦杖徒

刑部會議得吳永朝毆傷張氏身死一案據川督阿
將吳永朝擬絞具題經臣部以吳永朝毆死姪婦
張氏按律原應擬絞但律貴準情尊長之於卑幼服
制有降而恩義亦有重輕吳國祥五歲時父母俱故
經親叔吳永朝撫養恩同父子其於吳國祥之婦卽
與翁媳無殊但原供吳國祥之妻張氏亦係吳永朝
自幼抱養在家撫育長大與吳國祥成婚更有養育
深恩乃張氏不守婦道出外閑走屢行教戒卽便潛

迹甚至躲避山林尋獲到家吳永朝令吳國祥執持
竹片恐嚇又敢撒潑謾罵以致吳永朝取棒毆打致
斃查毆打乞養異姓子孫并義子之婦至死者按律
尚止杖徒今吳永朝毆殺違犯教令之姪婦張氏致
死反置抱養之恩於勿論擬以絞候情理未協應令
該督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督將吳永朝擬徒具題
應如所題吳永朝合依父母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
律杖一百徒三年乾隆三十一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姑毆養媳致死雖平日非理毆打並無義絕之
情不便遽依凡論部駁改徒收贖

刑部議覆安撫馮 題龔汪氏毆傷養媳石氏身死
一案緣石氏父死母嫁龔汪氏領為伊子龔有喜養
媳石氏貪懶偷嘴又私摘他人菜蔬龔汪氏屢訓不
悛將石氏棍毆手指或用火燒乾隆三十二年八月
二十日汪炳玉見地內菜秧被竊疑為龔汪氏養媳
所竊至龔汪氏門首混罵龔有喜回罵龔汪氏即問
石氏未經承認龔汪氏持帶扁担手提石氏左耳出

與汪炳玉質辯詎汪炳玉見石氏出辯言罵愈甚龔
 汪氏即持扁担追毆汪炳玉跑走龔汪氏轉身適石
 氏亦轉身在於伊姑之前龔汪氏因罵由石氏竊菜
 起衅將扁担向石氏背後毆打適中石氏偏右殞命
 屢審不諱將龔汪氏依鬪殺律擬絞具題經臣部以
 律載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等語
 此案龔汪氏以姑毆媳與凡人鬪殺不同其持担趕
 毆汪炳玉尚因獲媳起見並無義絕之情至平素之
 非理毆打據驗俱係舊痕與本案無涉龔汪氏自應
 按照本律定擬乃以龔汪氏平素訓責石氏驗有指
 燒疤痕即謂其情義已絕遽將龔汪氏依凡人論擬
 以絞候情罪不符應令另行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
 後今據該撫將龔汪氏依律擬徒收贖具題應如所
 題龔汪氏合依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律杖一百徒
 三年照例收贖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翁姑夫共逼為娼不從毆死俱發遣為奴

刑部議覆直督楊 題姚承祉同妻逼媳為娼共毆
致死一案緣姚承祉開設歇店長子姚林娶妻李氏
素相和好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晚有過客進店
安歇囑覓娼婦三人姚承祉約定孫大嫂鄭大姐尙
乏一人姚承祉欲令伊媳李氏為娼向妻靳氏並子
姚林商允姚林告知李氏李氏不從混罵姚林用拳
毆傷李氏右腮脰等處李氏哭喊靳氏恐人聽聞用
手巾堵塞其口李氏將手巾扯開喊嚷益甚姚承祉

所見集 卷二十八
往勸李氏堅志不從姚承祉氣忿順取剷柄毆傷李氏左右兩助靳氏復逼嚇掌批不期致傷左耳根殞命審認不諱將姚承祉比照孀婦自願守志而夫家強嫁孀婦不甘失節因而自盡例擬軍姚靳氏依毆死子孫之婦律問擬杖徒姚林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李氏附請

旌表具題查姚承祉因過客住歇向其尋覓娼婦輒起意逼媳為娼冀圖漁利實為滅倫傷化姚靳氏聽從逼勒因媳不從即行毆傷致命左耳根立時身死逼姦斃命殘忍已極均非尋常毆死子孫之婦者可比姚林雖係聽從父命但逼妻為娼實屬同惡相濟且因不允輒復毆死及至到案又扶同誣認自縊似此兇悍無耻亦應從重定擬姚承祉姚靳氏姚林若僅如該督所題問擬軍徒杖責不特無以儆淫邪亦且無以慰幽魂應請將姚承祉姚靳氏姚林一併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姚李氏節烈可嘉應請

旌表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晉罵翁姑本夫擅自勒死滿杖夫兄幫勒減爲

杖流

刑部題會看得韓雲等勒死王氏一案先據河撫何
疏稱將韓雲依夫故殺妻律擬絞監候韓平依謀
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等因具題經臣部查韓雲
商同胞兄韓平勒死王氏之處細核案情韓雲之父
韓中倫因斥責王氏潑悍反被拾石毆打經韓雲令
其洗衣不理又復詈及翁姑並將伊夫父跌伊父見
而氣忿墮淚食不下咽是王氏忤逆有罪之人韓雲

目瞽心傷起意向伊兄韓平商議致死韓平聽從幫
同勒斃韓雲不告官司而殺其妻自有擅殺罪人之
條韓平幫同致死忤逆之弟婦亦與別項加功者有
間該撫將韓雲依故殺妻律韓平坐以加功均擬絞
候殊未允協應合該撫準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撫何 將韓雲改依妻妾
因毆罵夫之父母而夫不告官擅殺律杖一百至韓
平係王氏夫兄王氏忤逆非其夫與翁姑不得竟置
以死且此次又係與其夫韓雲口角起衅與韓平本

無干涉乃聽從幫勒斃命自應仍以凡論韓平應仍
以謀殺人從而加功絞律擬絞具 題前來查韓雲
因伊妻王氏先會擲打伊父韓中倫未中復因令氏
洗衣該氏將伊翁詈罵并將韓雲叉跌幾斃韓雲起
意將王氏勒死韓雲應如該撫改擬照妻妾毆罵夫
之父母而夫不告官擅殺律擬杖一百折責發落該
撫所稱韓平聽從 韓雲加功勒死王氏按律應以凡
論將韓平仍擬絞 批查夫兄至死弟妻雖同凡論但
韓平係韓雲胞兄王氏詈罵韓雲父母即係韓平之

謝啟

長 毆祖父母父母

父母韓平見其父氣忿墜淚食不下咽遂聽從伊弟
韓雲致死忤逆之婦實與尋常加功致死弟妻者有
間韓平應照謀殺加功擬絞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
三千里可也伏乞

皇上聖明睿鑒訓示施行乾隆三十九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故殺大功弟妻駁改斬候

刑部 題據河撫審題鄭州民李丑砍傷李錫妮之
妻張氏身死一案緣李丑隻身無靠向依李錫妮度
日是日黃昏時李丑因李錫妮家煮做黑糊塗飯難
吃憎嫌詈罵李錫妮與妻張氏以李丑長食伊家並
不幫助祇有如此飯食為辭李丑以其出言無狀向
李錫妮欲毆張氏勸救隨用所持木杓毆打李丑李
丑氣忿順取鎌刀嚇言殺死一家李錫妮越牆奔逸
張氏亦即逃出李丑持鎌赶上砍氏臂膊張氏轉身

招架致傷胸膛偏右倒地殞命將李丑依鬪殺律絞
候具題經臣部查李丑因貧倚靠大功堂弟李錫妮
家終年坐食因憎嫌飯食詈罵李錫妮答以愛吃便
吃不愛吃便罷之語該犯輒行兇毆張氏護夫用木
杓毆打該犯隨取鎌刀聲言殺死一家李錫妮逾牆
逃避張氏跑出門外該犯追趕砍傷胸膛張氏立斃
明係有心故殺如僅意在嚇唬則張氏夫婦俱已奔
逃亦何必追出門外砍其致命胸膛傷至骨損立斃
該犯初供既認有原要殺他一家之語後復狡說一
時嚇唬未便因其狡供輒依毆殺問擬應令該撫再
行詳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
撫將李丑改依毆大功以下兄弟妻者皆以凡論故
殺者斬律擬斬監候具題臣部於乾隆二十五年六
月內議覆奉

旨李丑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救母情切已敘供看未經聲明兩請駁案

刑部會議覆黃阿定拾石擲傷會行忠身死一案先
據廣撫王 疏稱乾隆七年五月初三日會行忠幼
女會阿英同黃亞定幼弟黃阿傑往山取草會阿英
採得番梨一個黃阿傑令其分食會阿英堅持不放
黃阿傑口咬會阿英手指會阿英啼哭往訴黃阿傑
之母楊氏楊氏查看會阿英手指無傷詈其撒賴欲
拉會阿英回家會阿英愈加啼哭會行忠走至看見
責罵楊氏袒護已子楊氏亦回罵會行忠會行忠氣

所見集 卷二十六
百三
忿趕毆楊氏適楊氏之子黃阿定在田工作歸家望見恐母被毆因相隔尙遠赴救不及遂拾取石塊向擲希圖嚇退不料中傷曾行忠鼻梁流血不止時有黃維才看見救阻不及卽扶曾行忠回家而散黃阿定之父黃玉輝自外回家查知隨延醫林士東用藥調治詎曾行忠傷重罔效越七日殞命屢審不諱將黃阿定依鬪殺律擬絞楊氏擬杖收贖具題經臣等以定例人命案內如有救父母情切因而毆死人者于疏內聲明援例兩請候

旨定奪等語今黃阿定見母楊氏被曾行忠趕毆因相隔尙遠恐母受傷一時情急拾石向擲希圖嚇退不期中傷曾行忠鼻梁越七日身死是黃阿定之擲傷會行忠因見母被趕毆一時不能近前救護情急所致該撫旣將救護情形于看語內敘出而又止將黃阿定依鬪殺律擬以絞抵並未將黃阿定果否救母情切之處詳細聲明臣部碍難定擬應令該撫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覆加研訊黃阿定實因在田工作回家望見母親楊氏與會

所見集 卷三十六
行忠爭鬪會行忠向毆楊氏楊氏逃走會行忠從後
趕打黃阿定恐母被毆又因相隔路遠一時不能近
前救護卽拾碎石向擲希圖嚇退不期中傷會行忠
鼻梁越七日身死實係救母情切所致將黃阿定仍
照原招擬絞并聲明黃阿定救母情切援例兩請具
題應如所題黃阿定合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再該撫疏稱黃阿定因母楊氏被會行忠趕
打一經追及母必受傷又因相離遠隔不能近前救
護一時情切以致拾石擲傷會行忠身死並非母

主令毆斃與兩請之例相符相應聲明恭請

聖旨定奪等語查定例人命案內如有父母被人毆打實
係事在危急伊子救護情切因而毆死人者于疏內
聲明援例兩請其或有子之人與人角口故令伊子
將人毆死者仍照律科斷不得概議減等等語今該
撫旣稱黃阿定見母楊氏被會行忠趕打一經追及
母必受傷又因相離路遠不能近前救護一時情切
以致拾石擲傷會行忠身死並非伊母主令毆斃與
兩請之例相符等語可否將該犯杖一百流三千里

之處恭候

諭旨遵行倘蒙

俞允行令該撫將該犯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
 四十板仍向該犯名下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
 收領至黃阿定有無妻室應令該撫查明照例辦理
 楊氏護子啟釁合依不應重律杖八十係婦人照律
 收贖黃阿傑曾阿英俱屬幼稚無知黃維才救阻不
 及均毋庸議應如所議完結乾隆九年四月 日

旨黃阿定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餘依議

父被人殺已經擬罪子殺仇人部駁應照謀殺
刑部奏據直督周 咨稱吳橋縣沈萬良毆傷王廷
修身死一案緣沈萬良與王廷修同村居住素相認
識沈萬良之父沈三曾於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二十
四日夜因赴王廷修家撥門行竊被王廷修驚覺趕
毆致斃將王廷修照黑夜偷竊被事主毆打致死例
擬徒飭發三河縣三河驛充徒限滿遞籍安插在案
彼時沈萬良年尚幼穉迨後年長經伊母沈呂氏告
知前情沈萬良心生氣忿欲為伊父報仇因王廷修

先已出外貿易迨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王廷修貿易回家沈萬良起意報仇至六月初二日傍晚時候沈萬良自地回家適王廷修因場內割有禾稼赴場看守至村口與沈萬良撞遇沈萬良欲乘机謀害卽于是晚起更時分獨自一人潛赴王廷修場內見王廷修仰面卧地睡熟卽用鉄鏃向砍數下致傷王廷修顛門連額顛左眼並鼻梁偏右處所立卽殞命沈萬良因父仇已報情甘抵罪卽於次日赴縣投首而王廷修之妻馬氏因不見伊夫回歸赴場查知嗚同地保報縣查明原案審晰前情不諱沈萬良合依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本犯擬抵後遇

恩赦免死而子孫報仇將本犯仍復擅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擬合咨達等因前來臣等復查子孫復仇之文載有律條係指未告官者而言至事已到官案經擬結其抵償者固無可復之仇卽本犯例不擬抵而國法旣伸私仇可泯若猶許其挾仇報復將後此親親相仇無有已時殊非辟以止辟之道臣等於乾隆十

四年廣東省會朝宗復仇毆死曾亞二及三十七年
河南省智洪義復仇毆死趙倉案內節奉

諭旨以生殺悉由讞司豈容一介不逞之徒私相報復其
仇殺之端斷不可啟訓示周詳當即通行各省欽遵
在案今沈萬良之父沈三黃夜行竊王廷修家被毆
致死王廷修按律擬徒限滿回籍事已完結沈萬良
於十餘年後蓄意報仇私携鉄鋸乘間將王廷修砍
傷斃命細核案情沈三行竊拒捕本係有罪之人王
廷修問擬杖徒已服擅殺之罪法無應抵義不當仇

乃沈萬良輒復懷恨將王廷修克砍致斃蓄謀害命
律有專條今該督畧其謀殺之罪轉引子孫復仇之
例問擬滿流是王廷修以事主殺死竊匪既服擅殺
之罪于先又罹報殺之禍于後而逞兇撓法之沈萬
良反得藉口復仇置身寬典于法于情均未平允應
令該督另行照律改擬具題到部再議乾隆四十二
年三月十七日奉

旨此案沈萬良之父沈三行竊拒捕原係有罪之人被事
主王廷修知覺趕毆致斃將王廷修照黑夜偷竊被

事主毆打致死例擬徒本案已經完結法非應抵義不當仇乃伊子沈萬良忽于十餘年後復將已伏罪之王廷修乘杙殺害該督援照子孫報讐之例擬以杖流經部議駁甚是從前各省辦理復讐之案如廣東省曾士標毆死曾會昌律擬斬候而曾會昌之子曾朝宗復戮死曾會士標之子曾亞二律擬斬決朕特明降諭旨改為絞決又河南省智洪義因父智順被趙二毆死趙二問擬絞候智洪義藉言報復輒殺其子趙倉律擬斬候九卿閣臣于勾到招冊內夾簽聲

明又經朕明降諭旨通諭問刑衙門以我朝明罰飭法審慎周詳生殺悉由讞司豈容一介不逞之徒私行報復况國法所彰則私恨已洩讐殺之端斷不可啟訓示最爲明晰即子孫復讐之例若因伊父死於非命而兇手竟得漏網冤無可伸其復讐猶爲有說今沈三原係罪人王廷修又已伏罪結案則國法已伸王廷修卽屬無罪之人乃沈萬良復逞兇故殺卽應照故殺律問擬若如該督所擬杖流將來此風一開誰非人子皆得挾私藉口復讐逞兇撓法何所底

止豈辟以止辟之義即周元理引律不當着飭行此案著照部議交周元理另行照律改議具題並將此通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欽此

救父推人跌死並未毆打部駁應聲明兩請

刑部會看得攸縣審解 歐陽奉舞推跌陳祖蘭身死一案據湖撫李 疏稱緣歐陽奉舞係陳祖蘭總麻表弟素好無嫌乾隆四 十三年十二月歐陽奉舞堂姪歐陽衍祖同陳祖蘭俱向劉卜彥糴有穀石歐陽奉舞之父歐陽文安向 歐陽衍祖借穀二石二十四日歐陽衍祖喚同歐陽奉舞父子前赴劉卜彥庄上量挑適陳祖蘭在彼量穀歐陽衍祖欲令先量二石給歐陽奉舞父子挑回 陳祖蘭不依歐陽文安斥詈

陳祖蘭出言頂撞歐陽文安掌批其脰陳祖蘭隨與
歐陽文安扭結出門失足下塘歐陽文安釋手陳祖
蘭左手將歐陽文安掄溺入水歐陽奉舞出而救阻
將陳祖蘭左手拉開陳祖蘭仍用右手向歐陽文安
毆打歐陽奉舞扯住陳祖蘭衣服一推陳祖蘭仰跌
塹邊墊傷脊肋筋鄰人譚奉雲勸散歐陽文安
乘空上岸詎陳祖蘭受傷內損吐血至四十四年正
月十八日殞命報縣驗訊通詳旋據犯父歐陽文安
以陳祖蘭實因痰厥病發身死並非歐陽奉舞推跌

內傷致斃赴司控告檄提犯証飭委長沙府督同審
擬屢審供認前情不諱查歐陽奉舞將陳祖蘭推跌
墊傷吐血其為內損無疑自應照破骨傷一例保辜
以五十日為限陳祖蘭於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受傷至四十四年正月十八日身死除去十
二月小建歷限二十三日尚在辜限之內陳祖蘭係
歐陽奉舞外姻總麻表兄將歐陽奉舞依毆外姻總
麻兄死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歐陽文安擬杖等因
具題前來查律載人命案內如有父母被人毆打實

係事在危急依子救護情切因而毆死人者於疏內
聲明按例兩請候

旨定奪其或有子之人與人角口主令伊子將人毆打
致死或父母與人尋衅鬪毆其子踵至助勢共毆斃
命俱仍照律科罪不得概擬減等等語又臣部於乾
隆四十四年四月初三日議覆貴州安化縣民牟占
祖戮傷張大盈身死一案恭奉

諭旨以牟占祖乃子幫父毆殺人不得謂之救父本不當
援雙請之例著交刑部另行定擬嗣後如遇父母實
係無故被人毆打其子趨往救護因而傷人致死者
卽照減等之例定擬若有父子幫助毆斃情形卽不
得謂之救護止當照鬪殺律問擬無庸議減等因隨
經臣部覆奏又奉

諭旨以舊例旣以分晰詳明嗣後內外問刑衙門惟當按
律妥辦無庸另行改定欽此當經通行在案是辦理
此等案件其有父母尋衅鬪毆其子幫助毆斃人命
者卽不得以救護遽行雙請若其父母無故被人毆
打實係事在危急伊子趨往救護因而致斃人命者

卽應依律問擬仍照例於疏內將情節聲明請

旨定奪此案歐陽奉舞推跌總麻表兄陳祖蘭內損身
死之處詳查供看緣歐陽奉舞之父歐陽文安係陳
祖蘭母舅歐陽文安因伊甥陳祖蘭不先量穀石斤
詈其非陳祖蘭輒出言頂撞歐陽文安掌批其腴陳
祖蘭卽與歐陽文安扭結出門失足下塘歐陽文安
業已釋手詎陳祖蘭左手將歐陽文安捺溺入水歐
陽奉舞出而救阻將陳祖蘭左手拉開陳祖蘭仍用
右手向歐陽文安毆打歐陽奉舞扯住衣服一推致

陳祖蘭跌墊內損越二十三日殞命是陳祖蘭克橫
犯尊既將歐陽文安捺溺入水復用手向歐維時歐
陽文安生死介於頃刻正屬事在危急其子歐陽奉
舞趨往拉救不開因將陳祖蘭扯衣推跌伊父方得
乘空上岸其爲情切救護實無疑義乃該撫于疏內
並未聲明若謂歐陽文安曾將陳祖蘭掌批而該撫
疏稱並未成傷且以小功尊屬毆卑幼亦律得勿論
與凡鬪毆不同卽歐陽奉舞後推陳祖蘭亦止於救
解並未毆打是此案旣無父子共毆情形而歐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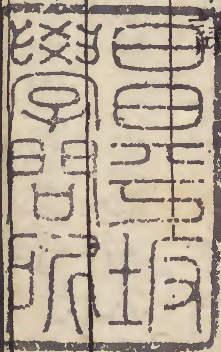
舞情切救父之處自堪憐憫今該撫但將歐陽奉舞
依毆死外姻總麻兄律擬以斬候而于該犯救護情
切之處並未聲明殊與例義未符臣部碍難奉覆應
令該撫恭繹前奉

諭旨詳核案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四十五年

八月初五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卷二十八終



文正丁卯

